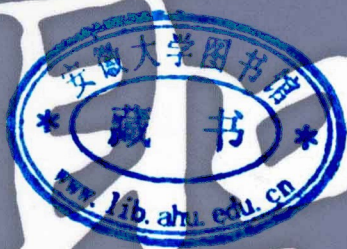


朝 野

(下卷)



文学

光明大手印

Wenxue
Chaosheng

雪漠 著

大手印智慧在文学中的妙用

真正的文学，应该在无常中抓住永恒，应该在虚无中建立存在，应该在虚幻中实现不朽；
真正的文学，应该承载神性的大美，应该承载利众的大善，应该承载智慧的大真。

用智慧和大爱开启文心，铸就真正的文学精神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朝聖

文學

光明大手印

Wenxue
Chaosheng

雪漠 著

(下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目 录

第四编 文化般若	1
冷漠的时代需要大善文化	1
善是一种文化	4
擦去蒙在佛教文化上的灰尘	5
从“李一事件”谈佛教的轻视神异	7
当宗教遭遇科学	9
如何处理精进与放下的关系	12
从“裴树唐强奸案”谈佛教的随喜	15
如何区别骗子与信仰者	19
佛教女性——智慧的重要载体	24
校园凶手与信仰的丧失	26
有感于教派纷争	30
让违缘成为调心的良机	33
好坏哲学的标准	38
倡导善高于谴责恶	38
《西夏咒》中的神秘文化	41
《西夏咒》中的“男女双修”	44
从拉登之死谈暴力英雄的终结	47
暴力者终将亡于暴力	50
从我的“墨家”经历谈真心之用	52
说说咱的“涂鸦小品”	56





“疯话”雪漠：是佛是魔	64
我为啥拒绝别人	68
寻找“好种子”	70
“念佛往生”的误区	73
信仰的“魔桶”与破执	77
我为啥一再强调破执	80
第五编 文学演讲与文学对话	87
文学与灵性	87
1. 灵性就是超越	87
2. 关于孤独和超越	89
3. 灵性不是灵感	92
4. 做好“人”是作家的底线	94
文学的不朽	95
从托尔斯泰精神谈文学的终极关怀	98
1. 仰望世界文学史的巅峰	98
2. 一个向往崇高与和平的青年贵族	100
3. 《童年》展示了大作家的基因	101
4. 托尔斯泰独有的“气”	103
5. 伟大作品是大海，不是精美的杯子	104
6. 热爱文学的人坏不起来	106
7. 心灵的独特，造就了作品的独特	107
8. 世界文学领域的释迦牟尼	109
9. 陷入精神危机后的写作与行为	110
10. 生命中的伟大与冲突	114
11. 读经典，营造适宜巨人生长的土壤	115
12. 能让你升华的阅读，才有意义	117
13. 向往崇高的民族才能诞生大作家	119
14. 单纯谴责，不如传递优秀传统	120





15. 敬仰和效仿是最好的阅读	122
16. 浮躁时代, 如何阅读经典	123
17. 完整的人, 必然有艺术需求	124
18. 学习别人之前, 先认清自家的宝贝	125
19. 感受苦难, 不一定经历苦难	126
用寓言演绎终极梦想	128
1. 我的一次重要转折	128
2. 书中的一切, 都在演绎我的“说法”	129
3. 没有期待, 我就不写小说了	131
4. 我是为寻找信仰和永恒的人而写	132
5. 我一直是自己标准的制定者	134
女硕士遭遇虬髯客	135
1. 为爱写作, 为爱信仰	135
2. 信仰与存在是一体两面	136
3. 打碎标签, 超越时空的局限	138
4. 不做落叶, 要做石头	140
5. 真正的信仰不需要任何标签	140
6. 最好的利众, 就是成为自己	141
7. 没有选择就没有一切	142
8. 规则不能束缚活着的灵魂	142
9. 苦难是分别心制造的幻觉	146
10. “雪漠”是你心灵的镜子	149
让文学本身说话	151
1. 最美是创造与发现	151
2. 用文学留住土地文化的灵性	152
3. 人们为何要处死阿甲	153
4. 只想留下几本想留下的书	154
5. 作家超越了, 作品才能超越	155
6. 用生命读书的“雪粉”	156





7. 风格是人格魅力的自然流露	157
8. 评论家与作家是交流的关系	158
9. 重要的不是史实，而是文化	159
关于《新疆爷》的跨国对话	159
哲学、信仰与文学精神	160
1. 主流价值观限制了文学的发展	160
2. 心灵强大才可能实现自我救赎	165
3. 返回智慧的源头	167
4. 不为人知，就不可能得到认可	169
5. 既要观照世界，也要观照自己	172
6. 鲜活的灵魂并非单一与清晰的	174
7. 宗教的意义是“爱”不是“用”	177
8. 放下是向往后的“破执”	180
9. 灵性文化能照亮人的灵魂	183
10. 超越概念的思维才是正思维	187
11.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家	193
12. 成功的作家懂得培养读者	200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205
1. 点亮文学之灯	205
2. 精神与现实是织锦的两面	206
3.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	207
4. 用文字创造活在向往中的女子	209
5. 灵魂深处的文学营养	210
6. 崇高不是学问，而是行为指南	212
7. 终极关怀的起点是把握当下	214
8. 谈谈“灵魂三部曲”	214
9. 信仰状态下的写作	216
10. 探索形式源于内容的需要	217
11. 在毫无功利的写作中享受快乐	218





12. 人生、艺术、道的合一	219
13. 向世界输送心灵营养	219
14. 知识分子要说该说的话	220
自性写作与利众的写作	221
1. 什么是自性写作	221
2. 不能为了形式伤害智慧本身	223
3. 作品的完美与“缺陷”	225
4. 诸多的“他们”	227
5. 文学之外的使命	228
6. 把握生命，做好该做的事	231
7. 雪漠是“佛”还是“魔”	234
8. 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238
9.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240
10. 成就的标准：无我、利众	243
魔幻、民间、历史与当代	245
1. 做大行之事，守无为之心	245
2. “灵魂三部曲”有无数种解读	247
3. 有时的犯忌体现了作者的价值	251
4. 达到最高境界的鲜活生命	253
5. 做明白的作家，不做供台上的佛	255
6. 魔幻、真实与存在	256
7. 用生命续写“琼波浪觉”	260
8.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凉州”	262
9. “魔桶”是修行者的必经之路	263
10. 没有灵魂求索，就无法超越	264
11. 没有敬畏，信仰就变质了	265
12. 既相信命运，又创造助缘	266
13. “跌落”是觉醒的契机	267
14. 守不住底线，就谈不上超越	267





15. 莎尔娃蒂的情书	270
16. 研究学问，不如老实吃药	271
雪漠的信仰世界	272
1. 角度不同，决定了内容的不同	272
2.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东西	275
3. 法门不分高低难易，只求对机	276
4. 好待“好种子”	278
5. 重写和雪漠的“变”	279
6. 生命在于不断地打碎与升华	281
7. 为时代提供鲜活的行为范本	283
8.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	285
9.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本体	287
10. 信仰是不能被类比的存在	290
11. 觉悟者不追求概念与造作	293
12. 敬畏、虔诚与大爱	294
13. 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296
14. 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超越	298
15. 纠结中的升华	299
16. 如何成为“雪漠”	300
附 录 文学掠影	303
美国记者采访雪漠的日子	303
1. 美国记者来了	303
2. 陈儿贤孝会	305
3. “瞎仙”贾福山	306
4. 快乐的人们	309
三千公里外的家	311
1. 前缘	311
2. 印象	312





3. 迁徙	312
4. 息羽	313
跟雪漠聊“凉州贤孝”	314
1. 明眼人靠着盲人指路	314
2. 陇上“阿炳”几多艰辛	315
3. 谁人永续贤孝曲	316
用灵魂传递西部文化	316
1. 文化的责任	316
2. 智慧的宝库	317
3. 时代的记录	318
4. 编后	319
雪漠：好的文学应给人带来清凉	320
1. “被严重低估的作家”与“不合时宜”	320
2. 不迎合世界，反而赢得世界	321
3. 写作的理由	322
4. 写作的快乐	323
5. 写作的影响	324



第四编 文化般若

冷漠的时代需要大善文化

这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时代，冷漠到何种地步？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已经无动于衷了。当我们从历史书上读到人类相互残杀的血腥时，当我们看到各种自杀性袭击的报道时，当我们面对一个婴儿的尸体和一个母亲的眼泪时，我们已经不再有什么触动了。我们的心变得像脚后跟上的皮一样，越来越迟钝，再也不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有一份敏感，一份悲悯，一份爱。

2009年，我在上海高校演讲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我：“雪漠老师，当我们面对一个乞丐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想给钱吧，他可能是一个骗子，可能是一个职业的乞丐。他会利用我的善良，去得到很多财富。雪漠老师，您如何看待这种状况？”然后，我给他讲了一个我在深圳遇到的故事。

有一次，深圳组织了一个作家代表团，要写写改革开放后的深圳，我是被邀请的作家之一。我到的第一天，深圳所有的报纸都在炒作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女人伪装成孕妇，挺着大肚子，在街边骗深圳人民的钱，希望大家不要上当。第二天的新闻是，一些有正义感的记者，请了派出所的人，将这个女人找到，并把她带到了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假怀孕，腹中的孩子已经有八个月了。于是报纸上这样写道：这个女人不惜让自己变成孕妇来骗深圳人民的钱。我跟那些学生说，请问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逻辑吗？无论她是怎样的人，一个有八个月身孕的母亲，步履蹒跚地向你伸出手，希望你给她一个硬币，给肚子里的孩





子增加一点营养，我们给她一个硬币又有什么了不起？就算她在骗我的钱。那么，她真的骗了我的钱吗？我就是这样问那个大学里的学生。我说，这个孕妇为什么要骗我们大家的钱？她难道不想当一个作家吗？她难道不想当一个教授吗？她当然更想当一个国家公务员。但是她当不了，为什么？因为她小的时候，就没有机会受到好的教育。

我的家乡武威有二百多万人口，它是历史文化名城，曾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在古时，它名扬天下，诞生过非常辉煌的文化，国家旅游标志铜奔马就是在那出土的。从东汉唐朝开始，那块土地就为中原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战马，史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今天，国家只给我们那块土地上的孩子，进入像复旦这样的大学，一两个名额。那块土地上最好最好的孩子，才有可能考进复旦大学。他们进复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上海孩子一二百分，他们进北京大学的分数线，要高出北京孩子一二百分。但是，他们是在怎样的教育环境中学习呢？很多孩子因为学校离家很远，像民勤的一些地方甚至中间隔着沙漠，他们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吃点自己带的馒头，晚上还是吃点馒头，然后上晚自习到十点多才回家。他们如此的艰苦，就是因为考学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要比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孩子，多付出千百倍的努力，达不到那么高的分数，就进不了名牌大学。而那个怀胎八个月的孕妇，就可能曾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每一个向你乞讨的人，都可能曾是没有得到良好教育孩子中的一个。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相对固定的，当国家把大量的资源投向大城市的时候，西部那些小城，只会得到其中的一小点。国家对大城市的投入越多，西部很可能得到的越少。这些受不到良好教育的孩子长大后怎么样？他没有了尊严，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尊严。当一个人饿着肚子的时候，谈尊严太奢侈了。所以，我告诉那个学生，如果有十个人向我伸手，其中九个人是骗子，只要有一个人是真正饿着肚子的，我为了不错过这个人，会同时给十个人钱。这，仅仅是为了不要让那个人饿着肚子，即使他是一个骗子。

我遇到过一些人们认为的骗子，他们通过我的儿子问我借钱，然后说过一段时间还钱。儿子问我，他们会不会还？我说不会，但是他们真的是饿着肚子。我是一个作家，在家乡人的眼中，作家是很崇高的，只要他们能够从别处得到可以满足温饱的钱时，他们是不会来骗我的，所以我叫儿子给他们钱。因为，一个骗





子饿着肚子和一个教授饿着肚子的滋味是一样的。

可见，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多么功利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心灵的需求退到次要的位置。这种非常功利的心态，变成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甚至腌透了我们的灵魂。每个人都变得急功近利、利欲熏心、热恼、痛苦、冷漠，而自己却全然不觉。

这个时代非常注重术，而忘了比术更重要的智慧——道。中国古代的贤者老子在《道德经》中，专门写了什么是大道。但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注重这些了，整个世界充满了如何成功、如何满足欲望、如何刺激欲望、如何夺得更多的金钱和权力的术。人类越发自私，越发麻木，越发冷漠。要知道，这个道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一直由一些非常伟大的哲人在宣扬着，这些人把生死看得远远低于这个道。中国有句古话，“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早上明白了这个道，明白了这种真理，晚上死的时候也非常欣慰。但是，这个时代没有多少人注重道了，而我所说的这种道，也包括对同类有一种起码的尊重、悲悯和理解。

所以，我在上海高校文化行的讲座中，特别选取了凉州贤孝和大手印文化，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一种声音——它清凉、至善、大真、大美，是优秀文化的承载体、代表者。

凉州贤孝和大手印文化非常注重灵魂的修炼和信仰，但这个信仰并不是现在人理解的那样。有许多人问过我，信仰是什么？我回答他，信仰本身就是目的。你为什么活着？这活着的理由就是信仰，信仰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人可以信仰善，可以信仰美、信仰爱，西部很多人都信仰爱。

真正的信仰是一种人格的升华。人生就像是在过一座桥，升华就是从一个比较矮的地方，通过桥到达一个比较高的所在。这辈子活的目的，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战胜自己的愚昧、仇恨、贪婪，变得稍微高尚一点儿。人生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价值就是这个过程中的行为。

但是这个冷漠的时代流行的却是让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释放欲望、贪婪、仇恨，要掠夺财富、占有资源、挥霍金钱的“信仰”。

这是一种罪恶。

人类要是抢子孙的饭碗，是要断子绝孙的。我在小说《猎原》中，塑造了





一个人物，叫黑羔子，他就说：“我是断子绝孙的。因为我在放羊，羊啃了那么多的树、草，把这块土地从肥沃的原野变成了沙漠，我没有儿子，我造下了无数的罪孽，我是个断子绝孙的命。”

我常说，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一个人的行为，这与赚钱的多少、地位的高低没有任何关系；一个人的成功，就是把人做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大爱就是大真、大美、大悲悯，你付出的爱越多，你的所得就越多。什么所得？清凉，明白，自由，快乐。

善是一种文化

这个时代，假恶丑正洪水般到处漫延，正在践踏我们的道德底线。善文化正在被颠覆，人心中那种欲望性的、恶的成分占了上风。恶的东西泛滥时，人们对假恶丑麻木了，习以为常了。

我们在这里谈善，反而显得很怪异。

当代一些文化产品，对暴力的讴歌已达到极致，翻开书籍，打开电视，随处都能看到许多杀人的屠夫在文人笔下成了英雄。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怎么能将杀害自己同类的人，当成顶礼膜拜的对象呢？且不说成人社会把追名逐利视为人生最高追求，我们在提供给孩子的影视节目、书籍、玩具、电子游戏中，也有一些东西非常糟糕，比如，游戏中，杀人越多，积分越高，他越是英雄。这种可怕的成功理念，正被灌输到孩子的思想中。时间长了，他的潜意识中，就会认为，杀人无罪，杀人越多越是英雄；战争，就是一场游戏。这些现象，人类没有足够清醒地意识到它对心灵的危害性，这种麻木、习以为常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量的历史书、文学书，都在歌颂一种错误的英雄文化，这是非常可怕的。

善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宗教精神里面，善的成分很重，但宗教涵盖不了善，善是一种比宗教更大的文化，是人类文明中最值得弘扬的精髓。但目前恰恰是，善文化被妖魔化了之后，人类的价值评判体系出现了问题。到了现在，就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成功必须有钱，而不大考虑德性，有时候虽然也考虑德





性，但形同虚设。也就是说，“善”正渐渐淡出了人类的价值评价体系。最糟糕的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们的评价体系已出了问题，我们不是以“善”作为最高标准的参照体，而是以世俗的权力、地位，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占有，对他人的奴役，对同类的屠杀，作为一种成功。

这种现象很普遍。人类的历史，就是善与恶的不断纠葛、不断斗争的历史。因为人心本身，就有善心与恶心、真心与妄心，所以善与恶，永远会较量不休，古今中外皆如此。因为人类的贪婪，远远大过人类的智慧，贪婪群体的人数，必然比追求自律、觉悟和真理的人要多得多。在人类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对欲望的追逐，大多数人总是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了心灵，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并没有学会反省，而恰恰沉溺于欲望之中不能自拔。想想那些公厕吧，一池屎尿中，有一群群苍蝇生下的蛆，它们在欢快地游泳，品尝它们眼中的美食。它们并不知道那所在很脏，也不知道世界上还会有更美好的地方，它们很满足、很幸福、很快乐地游戏其中，乐而忘忧。它们绝不会去想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它们的混就是目的。它们只有到进化到人类的时候，才可能发现那种肮脏，但那需要多么遥远而漫长的过程啊……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恶占上风是暂时的，人类在不断走向光明。举个例子，汉武帝时，有人犯了错，会凌迟，会被割三千九百五十多刀，灭九族。现在，如果我犯了错误，就不会牵连到我的家人。这，就是人类社会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需要警醒“集体无意识”，对内心的恶保持一种警觉，不遗余力地大力弘扬善。哪怕这种弘扬，只能发出萤火虫这样的光明，但在萤火虫所在的地方，就会有点光明。如果有一个火把，那么，火把所在的地方，就有了光明。不断地点燃火把，不断地传递火把，一个一个传递出去，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火把不可能照亮整个世界，但可以让人们看到方向、看到光明、感受到温暖。别人就会走向这个光明，这就是希望！

擦去蒙在佛教文化上的灰尘

儒释道文化中，关于善的论述比比皆是，千百年来深入人心，也广为流传。





善也是佛家的主要精髓之一，其实践者多被称为“善人”，其实践的宗旨讲究善行，如“五戒”、“十善”等。我记得，季羨林先生曾在媒体上呼吁，说是传统文化研究不能忽略释家。这倒是的。我们平时谈国学时，对儒家、道家涉及较多，而对佛家就重视不够了。

这种现象很复杂，一两句话说不清。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一直把儒家、道家归为哲学流派、思想流派、文化流派，而把佛家归为宗教流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误解、偏见与习惯性思维。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佛家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因一些政策性的敏感，而讳谈佛教文化。时下，一些佛教学者——而不是教徒——也认为出版佛教著作很难。我的小说像《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像《西夏咒》、《西夏的苍狼》，出版社都很喜欢；而像《我的灵魂依怙》、《大手印实修心髓》等等，曾在出版时屡屡遭遇尴尬。虽然我不是教徒，但因为内容涉及了佛教文化，总能引起诸多的误解和不便。

我曾在法兰西学院讲过东方文化，其精髓当然是佛教文化。法国学界反响强烈，某家报纸拟出专版，内容虽然没有任何佛教名相的烙印，但因为其思想渗透了佛教文化的精髓，即便专版已签发，最后还是被撤下来了，理由是：观点不对。

这种状况很普遍，仿佛我们的国人不知道，佛教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它，中国文化便“残废”了。

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哲学、思想、文化流派的表述，虽然言辞各异，但内涵却很相似，究其核心，还是这个“善”字。善是什么？善就是一种利他、利众，从而达到最根本的利己的一种精神和行为。善的本质，就是善待众生、利益万物。千百年来，这些善的思想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其中，佛教文化对善的弘扬最成体系，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礼仪，更有诸多实践性的指南。有人谈善文化不谈佛教，或是别有用心地解读佛教，将佛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片面地简单地等同于迷信，还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用来麻痹、欺骗、愚弄人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甚至以讹传讹，造出无数的谬论。这一切，都为佛教文化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设置了障碍。那些谤佛者，无疑会成为人类文化的罪人。

我认为，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因为佛教在印度几乎“绝种”了，现在在印度传播佛教者，也多为中国人——向全人类贡献的





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其实，我们只要反过来想一下，一种文化、一些理念，如果能伴随很多民族、伴随很多国家和地区，流传几千年而不绝，这就充分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巨大的文化价值。

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雅文化，还是俗文化，其中有很多都渗透了佛教文化精神，都在弘扬真善美这个主题。佛教那许多流传下来的经典，承载了一种非常质朴的、属于人类心灵本有的积极的精神。

我更希望，能真正擦去蒙在佛教文化上的灰尘，让它发出本有的光明。

(雪漠文化网 www.xuemo.cn 首发)

从“李一事件”谈佛教的轻视神异

近来，关于“李一事件”的炒作又开始了。昨日为神，今日为鬼，捧时捧你上天，棒时打入地狱。

这世界，真万花筒一样热闹。

李一，既非神，亦非鬼，肯定是人。即使他披上了道服，也还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人的优点，有人的缺点，有人的追求，也有人的欲望。李一对他自家的道观，肯定有过贡献。这次，无论那诸多传言是真是假，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那道观，定然会因此火上一把，门票收入，定然不少。

李一定然聪明，定然好学，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找他。他定然也有些本事，当然是世间法的本事，不然不可能当上住持。李一能当上住持，且搞得轰轰烈烈，定然不是平庸之辈。

但李一靠道家养生法赚钱这件事，似乎不合道家规矩。世上正教，其法脉的传承，大多靠“缘”与“信”，像李一这样公开跟钱扯上关系的，似乎不多见。所以，想来李一没悟大道。

李一甚至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世上，即使你是真神，也不能轻易露面，何况





那些假神。君不见，连那耶稣，都叫人钉上了十字架；连那苏格拉底，都叫人毒死了。他们可是实打实的智者，不照样是当时一些人的眼中之钉？何况，你是未必真神的李一。

最不堪的，是李一竟然想玩弄神异大火一把。没见世上玩神通的，能有啥好结果。玩真神通尚且不吉祥，何况假神通？

那些假造的神异，虽会欺世，也会盗名，但对于人生，没啥大作用。别说假神异，便是那些真正的神通，也解决不了人生的实际问题。《西游记》中的妖怪虽神通广大，但照样充满热恼，照样贪欲熏心，照样充满暴力，照样为害人类。他们的某些神通，似乎并没有帮他为世人做一些好事，也没有改变其妖怪的本质。

真正能有益于世界的，是人类的智慧和慈悲。

佛教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宣传神异，不追求神通，不靠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神奇故事来取悦世界。佛陀住世的时候，就对神通很不以为然，他呵斥过许多卖弄神通的弟子，公开强调：神通跟解脱无关。神通不敌业力，连那号称“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也照样死于外道的乱石之下。神通并没有让他避开纷飞而来的要命的石头。不过，人们也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目犍连的神通。让目犍连赢得千古敬仰的，不是神通，而是他的利众大心。

佛的阿罗汉弟子中，有许多人并没有神通。他们在智慧上已经解脱，但并没有开发神奇的特异功能，不是不能，而是不愿。神通的修炼是技术，而非大道。他们被称为“慧解脱阿罗汉”。

相反，提婆达多虽有神通，却干了许多叫人不齿之事，据说是生陷地狱了。

解脱跟神通无关。解脱是究竟智慧的产物。得究竟智慧者，便得解脱。没有证得究竟智慧，便是你能像孙猴子那样大闹天宫，也不过是个妖猴而已。

有戒定者，不一定有慧。

有许多守戒得定却没有破执、没有证得超越智慧的修行人，虽然也能烧出舍利，但照样很愚痴。他们照样陷入二元对立，不能实现终极超越。

历史上有个修道者，定力很好，一位开悟大德派人去试时，发现他并没有开悟。他死后，却烧出了很多舍利。那位大德说，他即使烧出几斛舍利，也不如那真正的一悟。这一典故出自《赵州和尚语录》，其原文如下：云居山有一道者住庵，云居令侍者送袴，道者云：“自有娘生袴。”竟不受。云居再令侍者问：“娘

